

小說月報叢刊第九種

社

戲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戲 社

集 作 創

1924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 Village Performance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小說月報叢刊）社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必究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輯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棋盤街中市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目次

社戲……………魯迅（一）

西山小品……………周作人（一九）

兩姊妹……………徐志摩（二八）

人道主義的失敗……………高歌（四〇）

鐘聲……………王統照（五二）

月下的回憶……………廬隱（七二）

社戲

魯迅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候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簌簌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却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嗶嗶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却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

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腳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聳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瑟瑟惶惶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台下不適於生存了。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

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瑟瑟惶惶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爲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却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親，因爲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立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瑟瑟惶惶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裡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攔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却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却還沒有來……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却了。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却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

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都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為我在這裡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却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鉤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獸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鉤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為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總不敢

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來了。

至於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不想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春賽，是社戲了。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年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却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爲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并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吃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攬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雖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凫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闕的出了門。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橈，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

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瀾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那火接連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也去年也曾去游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裡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地看罷。」阿發說。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而況并沒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却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

的站着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吃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聾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喝罷。」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恰一

個花白鬚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這一夜裏我以爲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所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却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爲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明天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橈，罵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